

欲说还休

潘锦毅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欲说还休

潘锦毅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欲说还休/潘锦毅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8

(当代青年作家文库/杨立元,杨永贤主编)

ISBN 7-5059-4130-5

I. 欲… II. 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116 号

书 名	当代青年作家文库(1-10)
主 编	杨立元 杨永贤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37 千字
印 张	82.75
插 页	20 页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50 套
书 号	ISBN 7-5059-4130-5/I·3220
全套定价	156.00 元
本册定价	20.00 元

序

洪禹平

潘锦毅的散文，有鲜明的个性，有他自己的特色。锦毅为人处世天真直率，感情热烈深致。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实际上，真要做到“文如其人”很不容易，而锦毅确能做到。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二类：一类是游记性散文，其特点是结合历史文化知识写自然景观以及二者相互之间的关系。锦毅喜欢购书、藏书、读书，堪称博览群书，故其游记引用史事及前人诗文很多，并借此发议论，时有独到之见，有的还颇幽默，如《不识庐山》，可谓这类散文的代表作。另一类是记人记事，抒写日常生活的散文。这类作品最能表现作者为人处世的态度，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其真率深致。他写生活的酸甜苦辣，写他与妻子的爱，写他与女儿的亲情，都写得特别真切深致，令人感动。

人们也许不难同意，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散文成就最大。在突破杨朔式的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模式之后，散文真正回归到自写灵性、自抒胸臆、题材和风格都多样化的康庄大道。这其实也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古典散文传统所昭示于我们的。这当然是极为可嘉的现象。但如果拿新时期的散文与古典散文名篇相比，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我们现在还无人能达到唐宋韩、柳、苏、王诸大家的水平，更无人能达到庄子、司马迁的水平。这里有思想境界的问题，才气的问题，学养的问题，但除此之外，还有个文字功力的问

题。文言,作为古汉语的一种书面语,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缺陷,但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已逐渐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规范的书面语。它要求文言文的作者必须在锤字炼句上下功夫,因而将汉语的某些基本特点——单音节词占绝大多数、词序语序的灵活多变、在一定语境中多种句子成分的可省可变以及声韵美、对偶美等,在遣词造句中都得到充分的利用,这在名家大家手中更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使散文(甚至包括某些非文学性的文章)也像诗一样可诵可吟(这也就是使散文的语言美达到很高的境界)。古代名篇名句之多,而且至今传诵不绝,实与此特点不可分。而“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白话文、语体文,即便是文学性很强的散文,与古典散文相比,最大的缺陷也就是语言文字不够美。这一方面固然与白话文、语体文本身的历史还短、作为一种书面语尚未成熟、规范有关,而另一方面,也因作者往往不重视文字功力、不在这方面下功夫有关。我想,现时作家要特别讲究文字功力,把文章写精炼些,精致些,这是不会错的。

扬长避短,是知易行难的事。但愿锦毅勉之。

目 录

序	洪禹平(1)
不识庐山	(1)
风雨石钟山	(9)
雁荡看风景	(15)
走过青云谱	(20)
徜徉稽山浣水之间	(28)
柳州三记	(35)
湮没的风景	(43)
雁翎鸿爪	(47)
华山道上	(55)
我说许宗斌	(62)
乐师琐记	(65)
欲说还休	(72)
阿 公	(78)
怀念吴颂球教师	(83)
逸闻佚事	(89)
白龙山神话	(95)
新市虹桥	(100)
一瓿春色	(105)

游雁荡	(110)
吃一回关中“国饭”	(116)
投宿	(121)
情人节	(126)
站着的菠萝	(131)
错位	(137)
车祸	(143)
风筝	(148)
蟋蟀的回忆	(152)
唱歌跳舞	(158)
把门锁修好	(161)
摔跤	(165)
祥光路 X 号	(170)
过年	(177)
闲愁都几许	(185)
精神家园	(190)
异乡书话	(195)
故乡的情感	(202)
娄岿随笔	(210)
关于“梁实秋同鲁迅有过一些争论”之异议	(213)
也说“示众文化”	(217)
乱语胡言	(222)
无梦到徽州	(229)
后记	(243)

不识庐山

—

出差回来刚踏进办公室就接到去江西九江采访的任务，气也来不及多喘一口。杨寒立知道了此事便来送行，对我说，九江比家里冷，要多带身衣服；庐山就在九江，趁这个机会游一游。不过，庐山不好玩，那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

寒立游览过庐山，他曾对我说过。但他不是特地去旅游的，而是借到九江侦破案件的机会顺道上去浏览了一下。我想他来去匆匆体会一定肤浅，否则怎么会说庐山不好玩，且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呢？庐山横空出世，名声如雷贯耳，哪有“过家门而不入”的道理！行万里路如读万卷书。名山大川是宏篇巨著，即使随便翻翻也得益匪浅，如能读其一二那就不得了。高山仰止。庐山当然要“潇洒走一回”，识识她的“真面目”。

早春二月，九江却热得出奇，一点儿也不像寒立所说的冷，只穿一件衬衫还是汗流浹背。然而我想，庐山上一定很冷吧，谁知上了山方知山上山下原来却是“寰球同此冷热”。不过，我未到顶峰，或许顶峰上寒风呼啸，雪地冰天，即使“多带身衣服”恐怕也无济于事。

在牯岭下了车，我们就去锦绣谷。据介绍，锦绣谷是庐山奇秀景观的精华所在，好像雁荡山的灵峰、泰山的极顶。挤在人流中走

走停停，停停走走，我始终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名堂，只感到头上天蓝，脚底谷深。空谷来风，呼呼地响，领带被吹得飘扬起来，不断地在胸前飞舞，照相时须把它紧紧曳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愁怕俗眼不识庐山，进谷时以六十元的酬金请来一名女导游。然而她不说也不笑，缄默着在我们中间，——我们停，她也停；我们走，她也走，颇似“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那般意象。转转折折到了仙人洞，大家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非要老章去“解雇”不可。她是老章挑选来的，老章上次到庐山据说是她作导游。我们一行只有老章曾经到过庐山，好多规矩是他说了算。无奈这回众怒难犯，他当不成家做不了主，辞退的那般情态好像身处马嵬坡，好戚然。回家与寒立说起，他大笑：“你被宰了，我们去时请的导游是二十元。”

在我的思想中，庐山最著名的自然景观是瀑布和仙人洞。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成为了孩子们的启蒙教材，谁不会朗诵不会默写？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三千尺”“飞流”深藏大山，踏破铁鞋无觅处。问了许多人，回答都是“不知道”。我无缘流连忘返，一饱眼福，唯有任凭想象而已。但想象总是美好的，李白“遥看”庐山瀑布，“三千尺”“飞流”本来就在虚无缥缈之间，任夸张，凭想象，洋溢着浪漫主义，是艺术的美，拥有艺术真实无须去确指生活真实。而庐山仙人洞则是亲眼所见，与我的想象距离太遥远了。摆在眼前的原来却是一个浅凹的小石窟，而这么丑陋的浅窟天下比比皆是，岂可冠之为“仙人洞”！我最初知道庐山仙人洞，是在小学的临时课本上，是毛泽东为“李进（江青）同志”题庐山仙人洞照的绝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无限风光”在哪？如一首流行歌曲唱道，“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来看去却啥也看不见。然而诗是文学，是艺术。写作老师、文艺理论老师一再教导过艺术欣赏要展开想象和联想，没有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就没有文学，就没有艺术，由此可见“无限风光”便是想象和联想出来的，何必当真。艺术在是与不是之间，一当真便受骗上当。其实，世上凡事如此。智者言智，仁者言仁。政治家作诗，“无限风光在险峰”所指无疑是政治这一理念。仙人洞“天生”猥琐，不然何必劳驾“钦此”！

这浅窟里头有一座吕洞宾的塑像。据说吕洞宾不愿做官，辞去了浔阳县令，漂游至此修炼，尔后羽化成仙。于是乎鸡犬升天，这浅窟便被誉为“仙人洞”。这当然只是传说，而传说是人编造的，也当不得真。

避开了峰隙斜射下来的阳光，坐在仙人洞前古树荫下的长石条上歇脚，抽烟，喝矿泉水，说不出什么。瞧见洞中小卖部里的铜钟小巧玲珑蛮好玩，我便拍拍屁股踱过去买了一对（阴阳钟，故成对出售）。这对价值三十元的小铜钟，现在悬挂在书柜前，轻轻一碰，便发出悦耳的声响，袅袅余音发人幽思。几位好友见了想要走，我不给；女儿要把它们带到学校里去，我也不给，怕被丢失，因为这是庐山给我最好的纪念。

二

地壳运动和冰川作用造就了自然的庐山。文化冲突与政治风

雨营造了历史的庐山。

庐山不属五岳，可独树一帜，独领风骚。史记第一位上庐山的文化名人是司马迁。太史公曰：“余登庐山，观禹疏九江。”然后，东晋名僧慧远远道而来，构筑且主持东林寺，讲经论道弘扬佛法，创立了我国佛教重要宗派之一的“净土宗”，庐山遂成为我国南方佛教的核心之地。南朝名道陆修静慕名而来，在金鸡峰下建起了太虚观，开辟道场，建树一代宗师大业，奠定“道藏”的基础。流传广远的“虎溪三笑”就是歌颂慧远与陶渊明、陆修静友谊的美谈。但据余秋雨先生考证，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慧远已圆寂四十五年了，陶渊明“归去”也已三十四度春秋。这个故事虽然荒诞不经，但反映的则是儒、佛、道三种文化在庐山的汇合、冲突、交融与发展，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想发展所产生的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古代庐山的学府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位置非同寻常，周敦颐建立的“濂溪书院”，是我国古代南方一所重要的高等学府。朱熹在“庐山国学”的原址上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与石鼓、睢阳、岳麓并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彪炳于中国文化教育史。

海拔一千一百六十四米的牯岭是庐山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牯岭的一侧是山镇繁华喧嚣的商业街市，另一侧则是幽深静寂的别墅群。一座座英式、美式和其他式的“小洋房”，中国现代、当代多少政治风云就在这些木石楼台中酝酿，然后卷起一阵阵血雨腥风……如果说佛、道、儒的冲突与交融营造了古代的庐山，那么现代与当代的庐山则是这些“小洋房”里的刀光剑影铸就。

人们到庐山旅游，都要看一看庐山别墅群，同时少不了要去“庐山会址”。这座一九三五年建成的木石建筑，原是蒋介石在庐山创办的军官训练团的大礼堂。解放后，中共中央在此召开过三次重大会议。“唯我彭大将军”就在这里被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就在这里开始批判。打倒、批判弄了几十年，历史却无情地证明这完全是

胡弄，批判的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粉碎的不是什么“反党集团”，而是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新中国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因此走了几十年的弯路，白白糟蹋了几十年宝贵的建设时间，又要花久长的时间来进行思想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代价何其惨重矣！

“庐山会议”的形势，毛泽东的两首“庐山诗”是最好的诠释。其《登庐山》现在悬挂在美庐中：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美庐，意即“宋美龄之庐”。1930年，英国女人赫莉把这座十三年前建成的私宅赠予宋美龄。于是，这座平凡的建筑一度成为蒋介石夏天消暑的“行宫”。周恩来曾在那里与蒋介石谈判，递交《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宣言》。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住在那里。

美庐里有一幅毛泽东在庐山拍摄的生活照。照片上的毛泽东勾着背，一脸疲惫与茫然，颇有“暮色苍茫”的意味。我的心为之怦然一动，倏地涌起一股强烈的酸楚！如果古人的“诗言志”没说错的话，那么把《登庐山》和《题仙人洞照》联起来读，当时的情景就不能不明白了：“乱云飞渡”似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何等的猖狂，“劲松”在苍茫暮色中孤高独立，无所畏惧；形势怎么样？看“无限风光在险峰”。而“险峰”上有啥“风光”？茫然不知所物。毛泽东早有疑问：“人有病，天知否”？陶渊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堂堂的县令不做？哦，做不下去了？做不下去了没关系，归去来兮，桃花源里还有

田可以耕种,也就是说如果我斗不过你那有什么关系,大不了回韶山冲去种田,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多么渺茫,多么无奈,多少消极,消失了那番“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情壮志。斗争和爱情一样是永恒的主题,无穷无尽的斗呵斗,无穷无尽的爱呵爱,好累好累,还是桃花源恬静呢,管它什么云横九派,浪下三吴……

指着那张照片,我谈了我的读后感,然而没有得到赞同,反被认为滑稽可笑,正如我认为老张的滑稽可笑一样。

庐山会址里播放“庐山会议”的录像片。游人进去可以坐到椅子里欣赏当时在此处发生的斗争。老张看了一会就急急退了出来,喘着说,我受不了。我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迫过来,无力抗拒,这肯定是毛主席——皇帝的神威发生作用,好比气功。老张唠叨了十几遍,下了山还喋喋不休。我扯扯他的衣襟,轻声说,犯不着这么紧张,你去撒泡尿吧。撒过了你就会感到轻松。

老张眨眨眼,茫然不知所措。然而不再饶舌了。

三

中饭是在庐山上吃的。那是一家什么饭店或餐馆当时没有注意,因为跟着别人的后面踏进去,坐下来便狼吞虎咽。早过了十二点,饿慌了。最后一道是菜汤,特别的鲜美。我问老龚这汤是拿什么做的, he 说是石菇做的;庐山石菇长在石头上,营养价值高,带些回去做汤吃,也可以赠送朋友。

在饭店不远的商店里买下四袋石菇。我打手机告诉寒立,准备与他平分共享。要买庐山茶叶,却遭到了寒立的极力反对。他说庐山的茶叶不好,庐山的石菇没吃过。

山志说庐山汉时已经种植茶树。大唐诗人白居易曾上山采药

种茶，有诗记叙：

长松下小溪头，斑鹿胎巾白布裘。

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麋林鹤是交游。

朱德也有一首诗写庐山的茶叶：

庐山云雾茶，味浓性泼辣。

若得长时饮，延年益寿法。

朱德这首“云雾茶”诗现在被印在茶叶的包装袋上用来作广告词。庐山高入天际，长年云雾缠绕，雨水充沛，是出产茶叶的好地方。寒立为何阻止我买茶？可能他没喝到真正的“庐山云雾”，所以阻止我买茶叶。寒立对茶叶的要求颇高，常有好茶叶出手。他常与我喝茶，不在我家便是他的办公室，每回总要把茶汤喝白，不然谁也不会告辞。不管寒立怎么反对，我还是买了六包“庐山云雾茶”，三包是“云雾”毛尖，三包是“云雾”毛峰。

我还是分三包给寒立。春去秋来，这三包茶叶一包也没有打开，原封不动地搁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好几次在他的办公室里喝茶，寒立喜欢告诉别人这是我从庐山带给他的纪念品，不能随便打开喝。别人不知道寒立在趁机揶揄我，却褒扬他珍惜友谊。这时候，我咧咧嘴，斜斜眼，决不言语。我从江西回来，寒立曾来过，我们一起喝“庐山云雾”，但都剩下了半杯。庐山茶叶确实不“怎么样”，口感粗涩，无回味，齿不留香，汤色也不悦目，——至少不合我的口味，也不合寒立的胃口。好在我家来客不断，我在给客人沏茶时先问一声“你喜欢喝哪种茶叶”，不知道底细的人慕庐山之名要“庐山云雾”，日子一久推销完毕。那天晚上朋友告辞，我晃晃盛过“庐山

云雾”的茶叶罐，感到一身轻松又感到一身沉重。

在庐山，我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是西林寺，因为“西林壁”的诱惑力太大了。当年苏东坡经峰巅谷底反复折腾，终在西林寺面壁参禅，豁然悟出了人生哲学的真谛，洞穿茫茫宇宙混混乾坤。我要求去西林寺，然而汽车却把我们拉到了含鄱口，老龚说他不知道西林寺在哪里。客随主便，或许他真的不知道。风和日丽，天地间氤氲着重重的雾气，能见度低极了，一点儿也望不见烟波浩渺的鄱阳湖。老章和老张他们沿着山梁往下走，心想走下程总能瞧得见粼粼波光点点帆影呢。我懒得走，便找借口和老龚一起闲坐在含鄱亭中抽烟，胡扯。

亭外摆着一个照相的地摊，摊边竖一方木板，红笔大书：领袖峰。一行小字注解：毛主席当年坐在这里拍照。木板边放着一张塑料藤椅。摄影师吆喝着——一边收钱，一边给站着或坐到椅子上的游人拍照，一个接一个。老龚指着笑道，庐山人聪明绝顶，想出这个法子来赚钱，只可惜毛主席被利用了。我也笑笑。人能被人利用，说明他还有价值。如果连被利用的价值也没有，那才是彻底的悲哀。照“人人背后说人人，人人背后有人说”的逻辑推理，人都在利用人，同时都在被人利用，利用与反利用开发了人的资源，发挥甚至发展了人的价值。

靠在栏杆上，睡意一阵阵袭来。我真想好好地睡会儿。

他们上来了。老龚站起来拍屁股上的尘土说，天不早了，我们下山吧。走高速公路去南昌，比较快。

哼！鄱阳湖的影也望不见。老张说着弓下身来钻进了汽车。

风雨石钟山

车到湖口，已是晚上六点半了。

夜色笼罩着渡口，石钟山、鄱阳湖、长江都看不见了，只有路边店铺里泄漏出来的昏黄的灯火映照着古城狭窄的街道。老龚在电话里约定在这里迎接我们，此时却不见他的身影。我们下车来伸伸手弯弯腰，活动活动筋骨，连着坐了十二个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真想早点儿休息。左右不见老龚，只好到路边一间卖香烟苹果的小店里给他打传呼。他回了电话，人便跟着从黑暗中钻出来。随着他左拐右拐，终在一座旧而脏的宾馆里住下。老龚一脸歉意，再三说明湖口经济落后，县城的生活与住宿条件差，怠慢了我们真不好意思，请多多原谅。

“明天早上，先请大家看看石钟山。”饭后，老龚说，“湖口没有好风景，只有石钟山还可以看一看。”

“是苏东坡写过的那个石钟山？”我一阵窃喜。

“是的。”他点点头，“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到了湖口，该要看一看。”

非看不可！高中时候读了苏东坡的《石钟山记》，我一直神往石钟山，一直认为她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总想找个机会一饱眼福。现在既然身在石钟山下哪有不了却夙愿的道理？

夜过得快。

走出宾馆太阳已经老高，踏着灿烂的阳光，不一会儿就上了石

钟山。山上古木葱茏，遮天蔽日。三十多处小巧玲珑的“古迹”，静静地掩藏于崖畔或树荫下。登高远望，却见长江如练，悠悠而系天际；鄱阳湖似镜，然涵养日月，吞吐云烟。金戈铁马，商帆渔橹，云聚雨散于山下茫茫古道悠悠渡口。

石钟山“耸立”于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锁钥江湖，形势险要，志书介绍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周瑜练兵于鄱阳湖，经此进兵赤壁，火烧曹营。元末朱元璋扼守此处，平定了伪汉，奠定驱逐胡元、统一中国的基业。太平军占领此山长达五年之久，守将黄文金筑城挖壕，与清兵大小数十战，击毙清将罗胜发、史久立等。后来太平军西征失利湖南，沦陷武昌，曾国藩于是率湘军水师沿长江东下，企图侵占湖口进逼天京。石达开受洪秀全之命领重兵赶来，利用湖口天险，乘深冬水涸之机诱敌深入，大败湘军。曾国藩羞愧投江，差点儿喂了鱼鳖。史称“第二次革命”的李钧烈湖口讨袁起义，石钟山就是起义军的前沿阵地……石钟山也是历代骚人墨客登临吟哦之处。谢灵运、张九龄、颜真卿、孟浩然、李白、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黄庭坚、王十朋、文天祥、王守仁、李渔……他们都登临过，并留下了叹为观止的锦绣华章。

石钟山文韬武略，然而她并不像庐山、黄山、泰山、雁荡山那般险峻高大。其高，海拔只有五十七米；其大，面积只有九万平方米。但是她虎踞龙盘，得天独厚。山下的渡口是古驿道，从这里渡过鄱阳湖去九江，上庐山，下南昌，抵武汉，到南京。我们从山上下来，就在这渡口上船追溯苏东坡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7月14日）六月初九月夜泛舟，侧面考察石钟山，探究山之命名由来的线路，游览了她面湖的一面。正是水枯时节，石钟山的脚跟整个儿走出了水面，立在岸地上。纹着湖水浸痕迹的崖石柱子似的，一根根裸立在泥土中。苏东坡描写的“穴罅”比比皆是，但不见“当中流”“可坐百人”的“大石”，只在水边找到两块算不上很大的“大石”，“百人”